

明天是我們的

戴森·卡特著



作家出版社

明天是我們的

加拿大 戴森·卡特 著

李 森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明天是我們的

戴森·卡特著

李 森 譯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)

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

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号：(367) 字數：252千

開本 33.5'×46'' 1/32 印張10¹⁵/₁₆ 插頁 3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7000

定價 (6) 1.10 元

(A) 2411

我們的心和人類的良心相通。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青春的姊妹——純潔不朽的自由相共……。我們，愛好和平和勞動的人們，是會失敗的。我們一定會得到勝利，因為明天是我們的。

——愛倫堡

Dyson Carter
TOMORROW IS WITH US

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
Moscow, 1953

封面設計：允 屈



作 者 像

定價一元二角

第 一 章

“別跟我嚷，阿蘭。”

“我沒有嚷呀。”

但是他還是苦笑一下，壓低了嗓子。“對不起。不是為了別的，不過是我在這個破洞裏住得膩死了。”他在这間狹窄的屋子裏從這頭走到那頭，把那塊破地毯捲起來的邊緣狠狠地踢了一腳，就在那頭站住，交叉兩臂，面向着她。

“你以為我喜歡這個地方嗎？”柯娜問道。

“我們一定得離開這裏。馬上得離開。”

她微笑着說：“那些新房子就快要完工了。今天我去看了一趟。泥水匠們讓我一直走到樓上。”

“他們倒很好。”

“阿蘭，我挑中了一幢。那是一幢漂亮的房子。我們就要有我們自己的一所樓了。”

“我們會嗎？”

“你知道我們會的。他們替工程師們留了整整的一條街。每幢房子式樣都不同……”

她這時正坐在一把大靠手椅上，架起腿，頭歪向一邊，支在一隻手上。

“阿蘭，”她說，“有什麼事情不對頭。你一回家，我就看出來了。”

他站在窗前，凝望着外面昏黑的街道。“柯娜，”他說，“如果我們得不到那裏的一幢房子，你會不會很失望呢？”

“噢，”她說。過了一會她微笑道：“阿蘭，不要瞞我吧。他們不留你在廠裏工作了。”

他突然轉過身來，使她吃了一驚。“他們留我的，”他說。“但是……”

“阿蘭，親愛的。”她向前探着身子坐着。光綫從她身子後面照進來，她那對紫藍色的眼睛顯得陰暗而緊張。“阿蘭，你過來。”

他仍然站在原地不動，雙臂交叉在胸前，在這盒子一樣的房間那一頭望着她，提高了嗓子說道：“听着！昨天晚上我向你撒了謊，柯娜。”

“噓……”

“關於提升的事，那是我撒謊。”他粗聲粗氣地大聲說。“我告訴過你，他們準備把我的設計用到民航線的新式噴氣飛機上去，是不是？”

她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如此激動地大喊大叫。“阿蘭！”

“我的設計很好，”他的聲調緩和下來。“所以……不能用到民航線上去。”

柯娜·白爾德看見她丈夫的兩頰上驟然有點發紅，就像被看不見的什麼人在他臉上打了一個巴掌似的。

“那個廠子又變成秘密的了，”他說道。“你還記得大戰的時候嗎？現在一切又從頭開始了。今天他們把我叫到前面辦公樓上去。那些人裏有我們自己的警察，還有美國佬。我從來沒有過危

險思想，他們覺得很滿意。他們告訴我，我被審查清楚了，准許參加機密工作。”

“阿蘭，樓上的人會聽見的！”

他交叉的兩臂顫抖着，整個身子也跟着顫抖。“噓！噓！”他說，好像抽鞭子的聲音。“噓！噓！他們會聽見嗎？你也會聽見的。所以我最好是噓、噓……要不然，我自己也會聽見的！”

她咬着捏緊的拳頭，努力抑制自己不走到他跟前去。“阿蘭，告訴我。你是有什麼事情在瞞我。昨天晚上也是這個樣子。還有禮拜天我們呆在家裏的時候，你也是坐立不安……”

“听着！麥克馬洪在我還沒有被審查清楚以前就告訴了我。他們準備把我的設計用到很重要的地方去。”

他停住了。“但是我不能告訴你，柯娜。我不能告訴我的老婆。總而言之，那是一件絕對秘密的事情。”

她安靜地說：“阿蘭，那一定是很重要的。那是你高升的機會呀。”

“當然囉。但是……噓！不能告訴任何人。可千万不要把那幢新房子的事情告訴樓上的藍德老太太……”

“阿蘭！不要那樣子看我！”

“那幢新房子是秘密，你聽見沒有？所有的新房子都是秘密。今天你到那兒去，有些東西你沒有看到。許多卡車裝滿了鐵柵欄。懂麼？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和花園都要用鐵柵欄圍起來。外邊站着警衛。夜裏打着探照燈。裏面……則是我們自己的一所樓……住着噓噓先生和噓噓太太！”

他的顫抖的聲音裏充滿了憤恨。“你不打算在我們搬進新居的時候請一次客嗎？把我們認識的人都請來。他們來拜訪我們只需要一件東西，那就是警察局簽字的清白證明書。這就是我給你

帶來的高升的機會！現在我是一隻關在籠子裏的受過訓練的猴子，如果我把戲做得好，看守人會額外賞給我一把花生！”

“阿蘭。你還沒有離開工廠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還在那兒。”

她鬆了一口氣。“我很擔心。有時候你太感情用事，阿蘭。現在把事情都告訴我，你會覺得痛快些的。”

“我覺得痛快些？”

“當然。”

“在那種地方工作，經常有一個該死的軍官告訴我什麼該想什麼不該想，我怎麼還會覺得痛快！”

她有一種預感，如果她不攔阻他，他會說出可怕的事來。她慢慢地站起來，頭一甩，把她那金黃的頭髮甩到肩膀後面。她拿起一盒紙煙，取出一支，走到他跟前。

“來一支吧。”

“謝謝。”他用雙手捧着火柴，這樣，只有手指還有些顫抖。

“親愛的，”她說，“我們倆今天晚上出去吧，好嗎？”

他搖了搖頭。

“我們可以到哈濱孫家去，”她說，“我可以給你彈琴。我可以給你彈上幾個鐘頭。”

“今天晚上不去。”

她更走近一些，在他眼睛裏又看見了經常見到的那種表情。她垂下手，站在他身旁，感到又難過又愉快。

“吻我，阿蘭。好吧，我們就呆在家裏。”

“柯娜，”他說道。“坐下吧。”

她使勁吸了一口煙，走到靠手椅前，架起腿坐在上面，側過臉來望着他。她看着他在門口一把木椅子上坐下來，把一只煙灰

碟擺在面前地板上，胳膊肘撐在膝蓋上，搭拉着腦袋。好大一會工夫，他不住地往煙灰碟裏彈煙灰。

“還記得我們彼此所發的誓言嗎，阿蘭？”他將紙煙舉到唇邊。“如果我們碰到了什麼事情……我們都保證彼此絕不隱瞞。”

“柯娜。”他的灰色眼睛裏閃露着一種使她莫名其妙的表情。

“柯娜，你希望我留在廠裏，是不是？”

“親愛的，那當然啦！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因為……因為你可以在那兒工作。那裏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你是屬於那裏的。那就是你的前途呀。”

“並且還有錢，”他說道。

“你知道錢對於我並不重要，”她說。“不過，現在你的薪水增加了，而且我們就要有一幢新房子。我們可以開始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生活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說。“我需要那樣的房子。柯娜，我會給你弄到一幢的。一幢沒有鐵柵欄的房子。一幢我們用不着在裏面噓噓的房子！”

“但是你的工作呢？你到哪兒去找這樣的差使呢？”

“什麼樣的？”他溫和地問道。“整個大戰時期我就做這樣的工作。自从我離開大學以後，只有今年這一年的工作不需要噓、噓！”

當他站起來，把椅子推到牆邊的時候，他的聲音又粗了。“他們已經把我逼得沒有辦法。他們拿到了我的設計，如果我願意繼續研究我的設計，我就得絕對保守秘密！我就得在一個軍官的監視下工作。我告訴你，柯娜，我不打算再回去做那樣的工作！我不夠！我告訴你，不要叫我這樣做！”

“親愛的!”

“眼下，那樣的事還沒有發生，柯娜。”一個念頭從他腦子裏閃過，他把話又收回了。“不管什麼事發生，我仍然還是愛你的。三年前我就這樣對你說過。”

他閉上眼睛，蹙緊眉頭，好像在思索着字眼。“對我來說，”他緩緩地說道，“如果沒有你，愛就沒有任何意義。”

“啊，阿蘭。”

“昨天晚上我們爭論的時候，我就打算告訴你。幾個星期以前，我就一直想告訴你。這件事好像一個毒瘤似的在我胸口作怪。我早就知道非向你說出不可。柯娜，我不能再去幹這絕對秘密的事了。難道你不了解嗎？坐在那裏工作，看着腦滿腸肥的軍官帶着傲慢的神氣裝模作樣地走進來，誇獎我一番，說我工作做得怎麼好，這種生活我受不了！我告訴你，我受不了！”

“阿蘭，別那麼大聲！”

“噓，噓！他媽的，噓，噓！為什麼你不噓一聲呢？還有今天早晨，當他給我審查通過證明書的時候，他告訴我有哪些事情不准同我那兒的人談。懂麼？他們在我腦袋周圍圍上了鐵柵欄。他們眼睛裏那種表情，真他媽的！……明天他們還會吩咐我哪些事情不准對我自己講呢！”

“親愛的。”當他默默地望着她的時候，她祈求地搖了搖頭。“阿蘭，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不是為了秘密。你沒有把真實的情形告訴我。”

沉默了很久時間，他說道：“就像垃圾堆裏的耗子一樣。”

“阿蘭！你說什麼？”

他又說了一遍，他有力的雙手緊緊地握着，手指扣在一起。“這是那個軍官說的。柯娜，關於這件事，我思索了很久。但是

我始終沒有真正明白我是怎樣的感覺。”

他停頓了一下，瞟了她一眼，幾乎帶着一種厭仄的神情，很快地又轉過臉去。“我現在所研究的這個噴氣式設計，是一種很特殊的設計。這是專門為轟炸用的。它是為裝載炸彈作長距離飛行用的。他們要把炸彈^①帶到一個城市上空，然後……”

“你不應該說的話，就不要跟我說。”

“我把他怎樣告訴我的話告訴你。就是那個高級軍官，他臉紅紅的，很興奮的樣子。他們要把每個大城市在地圖上都標誌出來，然後帶着炸彈……把這些城市炸得稀爛。‘我們要把這些城市炸得稀爛！’他說。‘有了這種噴氣式飛機，他們絕對阻止不了我們飛進去，我們要把他們像垃圾堆裏的耗子一樣炸得粉碎！’這個想法使他很高興。他高興得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。”

他雙手掩着臉，低頭坐在椅子上。“柯娜，我並不是濫用感情。但是我認為人可不是耗子。世界上的城市也不是垃圾堆。我不能為了把一個城市用科學的方法炸得稀爛而工作。我不能幹那樣的事。”

“你告訴了我，我很高興，阿蘭。”

他抬起頭來，端詳着她，苦笑了一下。“但是你並不高興，柯娜。”

“哦，我很高興！”

“不，你並不高興。你只是因為我不再隱瞞這一點才高興。但是你因為我是……我是一個古怪的人而感到難過。你因為我有這種想法和感覺而難過。”

“親愛的。你一定不能再在那兒工作了。你不能够再去了。

^① 此處所說的炸彈是指原子彈。

我們不用再談它了。”

“我們不要自己哄騙自己，”他悻悻然說道。“我希望有那样的房子。我希望每星期拿一百塊錢，外加獎金，並且除了研究我自己的設計以外什麼都不管。”

她把頭倚在椅子的靠手上，閉上眼睛對他微笑着。“我願意你那樣，阿蘭。我愛你！”

“我會另外找一個工作。”

“那不可能立刻找得到啊。”

“也許我現在就找到了一個。我們可以有一幢房子。”

“是真的嗎？你已經找到另外的工作了嗎？”

他不自然地笑了。“薪水還要多些。我可以有一個寫字間和一輛公司的汽車。我們可以一起出去旅行，周遊全國。”

“但是……為什麼你當初不告訴我呢？”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氣。“唉，我還沒有把這差使接下來呢。兩星期以前，我在俱樂部裏碰到一個人。我們談了起來，我記得第一件事他就向我提出願意給我這份差使。”

“阿蘭，”她挺直了身子坐起來，問道，“什麼样的工作？”

“我的本行。”

“你意思是說設計工作嗎？會不會是騙人的勾當呢？這不會是幫助什麼人去搞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吧？”

“不，當然不是。”

“恐怕你不願意告訴我吧。”

她看見他的臉紅了，一片怕人的紅暈從脖子下面一直泛了上來，她就又縮回到椅子上去。

“實際上並沒有听起来的那樣嚴重，”他說，目光和她的視線相遇，不自然地笑了。“你記得我們看了發笑的那個大招牌嗎？”

‘喂喂牌山芋鬆餅。’他停頓了一下。“白爾德太太，現在在你面前的就是‘喂喂牌山芋鬆餅公司’的新任設計師啊。”

“阿蘭！”

“這是通用快餐公司的一個附屬公司，”他急忙地說。“這是一家很大的美國佬公司。他們需要各種各樣的新花樣。並且他們肯出錢。”

他走近她身旁，她很快地在椅子邊上讓出一點地方來給他坐。他兩手摟住她，把臉藏在她的頭髮裏。他低聲格格地笑起來。“柯娜，為了製造山芋鬆餅，他們要我設計一個模倣噴氣引擎的機器。他們那位推銷部經理是個異想天開的傢伙。他想有一架製造噴氣式炸糕的機器！”

她緩緩地把他從椅子上推下來，直到他半跪在地板上，頭貼着她的胸口。

“唉，阿蘭，”她說。“你不能去幹那差使。我不讓你去。”

“那是一個很好的差使啊。我們從來掙不到那樣多的錢。”

“你不能做那樣的事。我不許你去。阿蘭，阿蘭，你不必去做這種可笑的事情。你不能够！”

“我能够。”

“你什麼事都可以做，”她撫摸着他的頭髮，說道。“但是你決不能去做這種事。山芋鬆餅！阿蘭，你是一個工程師啊！你要給雜誌寫文章，你是這一行裏最優秀的一個設計師啊。你才三十三歲，已經有了……”

他掙開了身子，從地板上站起來，一直走到牆邊又踱回來。

“听着，親愛的。我不能那樣傻，丟掉這樣一個機會。我知道山芋鬆餅是可笑的。噴氣式的炸糕！那簡直是發瘋。但是……但是那可不是秘密啊。”

“阿蘭，請你不要嚷。”

“不要噓我！我不是小孩子。我也不是白痴。即使他們讓我替他們做一架製造噴氣式炸糕的機器，那又算得了什麼？即使他們要在一個煤氣渦輪裏燒香腸，又算得了什麼？又算得了什麼！”

他怒冲冲地站在她的面前，兩手不住地梳着他那漸漸稀薄下來的頭髮；過了一會，他才緩和下來。

“看看我，柯娜。我很抱歉。也許我太自私。不過不管怎樣，我用不着再熬夜，趕那些高深的報告，整夜繪圖了。我們可以在一起更痛快地玩了。”

現在她哭了起來。

“我倒不在乎你整夜地工作。對於我，你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值得驕傲，阿蘭。”

“算了，不要說啦。”

“我也不要錢。儘管爸爸媽媽老是跟我們嘮叨，我可從來也沒有讓你去賺大錢。我在这兒比過去住在山麓區家裏更覺得快樂。阿蘭，阿蘭，只要你能進行自己的工作！可是現在你要放棄你的工作了。你不能够去做那樣……那樣……的事。”

“為什麼我不能呢？”

“你會恨你自己的。”

他站在那兒輕輕地拍着她的臉頰，過了一會兒，他跪在她的旁邊，說道：“柯娜，就是這個問題。我不會恨我自己的。”

“你會的，你會的！”

“不，親愛的。如果去製造那些荒唐的機器，我的兩隻手一定會沾滿了炸糕的油。我身上也會帶着那種油的气味。但是……我絕不會沾上一滴血的。沒有疑問，我會笑我自己；但是如果他